

冊二

第一回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

美秋散人編次



書名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張勻 撰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編號 D865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詩曰
 小女代父題詩
 矮古經原本在人心
 笑罵皆文好細尋天地戲
 古今聚訟眼淚深
 詩存鄭衛非無意
 亂是淫更有子雲千載後
 生生死死謝知

第一回

玉嬌梨

二

雙紅堂
小說
66(2)





科 2003~2

四回

吳翰林花下遇才人

詩曰高才果得似黃金買賣何愁沒處尋雷煥精

誠因寶劍子期氣味在瑤琴夫妻不少關雎韻朋

友應多伐木音難說相逢盡相遇而不過家傷

心○

却說吳翰林因楊御史作惡民得給了假暗帶白小

姐出京回家脫離虎口且喜一路平安不一月回到

第四回

金陵家裏。原來吳翰林也有二女。叫做無艷。年十七。長紅玉一歲。已定了人家。尚未出嫁。雖是官家小姐。人物却只中。他與紅玉原是姑舅姊妹。吳翰林因受了白公之托。怕楊御史根尋。就將紅玉改名無嬌。竟與無艷做嫡親姊妹。稱呼。又分付家下人。只叫大。小姐。二小姐。白之一字。竟不許提起。吳翰林到得家。已是殘冬。拜上客。喫得幾席酒。轉眼已是新春。一心只想着為無嬌覓一佳婿。四方訪問。再無一人當意。

一日。合城鄉宦有公。酒在靈谷寺看梅。原來這靈谷寺。看梅是金陵第一盛景。近寺數里。皆有梅花。或紅。或白。一路冷香撲鼻。寺中幾株綠萼。更是茂盛。到春初開時。詩人遊客無數。這一日。吳翰林也隨衆同來。到了寺中。一看。果然好花。看前人高季迪詩二首。單道那梅花之妙。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疎影蕭蕭竹
自去何即無好詠

春掩殘香漠漠苔
東風愁寄幾回開

其二

淡，霜華濕粉痕

誰施綃帳護香溫

詩隨十里尋春路

愁在三更挂月村

飛去只憂雲作伴

銷魂肯信玉為魂

一尊欲訪羅浮客

落葉空山正掩門

翰林同泉御官喫酒賞看了半日到得酒酣換席

大家起身各處預安吳翰林自來兩薛上看那地題
詠也有先輩鉅公也有當時名士也有古詩也有詞
賦細，看來大都泛，泛無出類之才忽轉過一個
亭子只見粉簪上一首詩寫得龍蛇飛舞吳翰林近
前一看上寫着

靜骨幽心古澹空

離，畫出一庭詩

有香贈我魂銷矣

無句酬他酒謝之

雪壓倒疑過孟處

月昏黃憶嫁林時

於茲想見閨人品。

妾視桃花婢柳枝。

金陵蘇友白題

吳翰林吟詠了數遍。深贊道：好詩好詩，清新俊逸。有
 瘦開府鮑參軍之風流。又見墨迹未乾，心下想道：此
 必當令少年名士，決非庸腐之徒。遂將蘇友白名字
 記了。正徘徊間，忽寺僧送上茶來。吳翰林因指着問
 道：你可知這首詩是甚麼人題的？寺僧答道：這纔有
 一班少年相公在此飲酒，想必就是他們寫的。吳翰

林道：他們如今到那裡去了？寺僧道：因列位老爺有
 公宴在此，恐不便是。小僧邀到觀音院去，隨喜了吳
 翰林。道：如今還在麼？寺僧道：不知在也。不在。吳翰林
 道：你可去一看，若是在，你可與我請那一位題詩的。
 蘇相公說我要會他。一會寺僧領命去，不多時忙來
 回復道：那一班相公方纔都去了，要着人趕，還趕得
 上。吳翰林聽見去了，心下悵然道：此生才雖美矣，不
 知人物如何。早一步見，一見到也妙。既去了二人，趕

轉便非體矣。不必疑了。以時日已平西。眾御宦又請
 坐席。大家又喫不多一會。就散了。各自歸家。吳翰林
 坐在轎上。叫手下將轎簾捲起。傷着夕陽。一路看梅
 而回。行不得一二里。只見路傍幾株大梅樹。下鋪着
 紅毡。毡子擺着酒盒。坐着一班少年。在那裡看花。作
 樂。吳翰林心下疑有蘇友白在內。叫把轎子歇下。假
 做看花。却偷眼看那一班年少。共有五六人。雖年紀
 俱在二三十之間。然酸的酸。腐的腐。俱只平。內中

惟一生。片中素服。生得。

美如冠玉。潤比明珠。山川秀氣。直萃其躬。錦繡
 文心。有如其面。宛衛玠之清塵。儼潘安之妙麗。
 茲無統禕。行藏自是風流人物。

吳翰林看的眼裏。心下暗想道。此生若是蘇友白。則
 外兼美。誠佳婿也。因悄悄分付一能事家人道。你
 暗去訪那一起飲酒的相公。那一位是蘇相公家
 人。領命慢。沿得過去。問那擺酒盒的人。問得明白。

即回復道。那一位穿素服戴片巾的。便是蘇相公。吳翰林聞言。心中暗喜道。好一個人物。若得此生為無。焉之婚。不負太玄所托矣。因又分付家人道。我先回去。你可暗在此等。那蘇相公回去時。你便跟他去。訪他是何等之人。住在何處。家中父母在否。有妻子無。妻子必要問個的確。來回我家人。公諾。吳翰林就叫起驕。依舊一路看花回去。到次日。家人來回復道。小人昨日跟了蘇相公回去。却住在烏衣巷內。小人

細訪問。蘇相公是府學生員。父母俱已亡過。家下貧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沒甚麼親戚。吳翰林聽了。心下愈加歡喜。暗想道。此生既處貧寒。又無妻室。這段婚姻。唾手成矣。况他又無父母。即贅在太玄亦無不可。又想一想。道。人物固好。詩才固美。但不知舉業如何。若只曉得吟詩喫酒。而在舉業生疎。後來不能上進。漸流八山人。詞客亦非全彛。因又分付家人道。你還與我到府學中去查訪那蘇相公。

平素有才名。沒才名。還是考得高。考得低。家人訪了半日。又來回復道。這蘇相公是十七歲上進的學。進學後就發了娘。發了丁了三年。憂。憂。憂。是十九歲纔服滿。舊年冬。虛李學院老爺歲考。纔是第一次。案尚未發。不知考的如何。今年是二十歲了。說才名是有。的。吳翰林道。正是宗師的案也。好發了。家人道。學裡齋夫說。發案只在三五日了。吳翰林道。你再太打聽。一出案。即查他等數來報我。過了十數日。吳翰林正

放心不下。忽見家人在學中討了全案來。吳翰林打開一看。蘇友白恰是府學第一名。喜的個吳翰林。滿心快暢道。少年中有如此全才。可喜可喜。這段姻緣。却在此處。隨即叫人去喚了一個的當做媒的張媒婆來。分付道。我有一位小姐。名喚無嬌。今年十七歲。要你去說一頭親事。張媒婆道。不知老爺叫媒婆到那一位老爺家去說親。吳翰林道。不是甚麼老爺家。却是府學中一位相公。他姓蘇。住在烏衣巷內。是

新考案首的張媒婆道。聞得前日張尚書家來求親。老爺不允。吳翰林道。我不慕富貴。只擇佳婿。這蘇相公才貌兼全。我故轉要與他。張媒婆道。老爺裁鑒不差。媒婆就去自然一說便成。只是媒婆還要進去見見夫人。吳翰林道。這也使得。就叫一個小童領了。竟進內廳來。原來吳夫人因無嬌小姐。日夕思想父親。心中愁苦。故同他到後園散悶。却不在房裏。小童忙問了。鬢了。鬢道。夫人同小姐在後園樓上看花去了。

小童即引張媒婆同到後園樓上來。果見夫人同無嬌小姐。在那裡凭着樓窗看碧桃花哩。張媒婆連忙替夫人小姐見個禮。夫人便問道。你是那家來的。張媒婆道。媒婆不是別家來的。就是老爺叫來要與小姐說親。夫人道。原來是老爺喚來的。正是昨日老爺對我說有位蘇相公才貌兼全。後來必定發達。你替小姐說成這頭親事。自重。謝你。張媒婆道。老爺夫人分付。敢不盡心。一邊說一邊。就將小姐細看。果然

夫人先說省力

生得美貌。正是。

花柳雖妖冶。

終舍卅木形。

何如閨裏秀。

絕色自天生。

張媒婆見小姐美艷異常。因問道。可就是這位小姐。

夫人道。正是張媒婆。笑道。不是媒婆誇口。這城中官

家小姐。也不知見了多少。從不曾見有小姐這般標

致的。不知這蘇相公是那裡造他。夫人道。城中那回

御官不來求過老爺。只是不允。因在郊外看見蘇相

公道。他是個奇才。到要板他。這也是姻緣分定。只要

你用心說成張媒婆。笑道。老爺夫人。這寺人家小姐

這等美貌。他一個秀才家有甚不成。連謀婆也是造

化。老婦人就去。夫人叫了鬟拿了些點心茶。與張媒

婆。張媒婆。辭了夫人小姐。下樓來。依舊要往

前邊去。小童道。前邊遠。後門去罷。張媒婆道。不管只

檢近些罷。小童就領他轉過牆來。竟出花園後門。原

來這花園與城相近。人家甚少。四面都是喬木疎林。

城外又有許多青山環繞。甚是幽靜。故吳翰林蓋這一個樓。時常在此賞玩。張媒婆出得後門。回頭一望。只見夫人小姐尚在樓上。遠上望見小姐容光秀美。宛然仙子。心下暗羨道。好一位小姐。不知那蘇秀才何如。因轉出大街。竟往烏衣巷來。尋到蘇友白家。恰好蘇友白送出客來。原來這蘇友白。表字蓮仙。原係着山蘇子瞻之族。只因宋高宗南渡。祖上避難江左。遂在金陵地方成了家業。蘇友白十三歲上。父親蘇

浩就亡過了。多虧母親陳氏。賢能有志。苦心教友白讀書。日夜不怠。友白生得人物秀美。俊雅風流。又且穎悟過人。以以十七歲就進了學。不拿一進學後。母親陳氏就亡過了。友白乳。一身別無所倚。雖御史蘇淵。就是他親叔。却又寄跡河南。音信稀疎。此時彼此俱不知道。家事漸。清乏。喜得蘇友白生來豪爽。只以讀書做文為事。貧之一字。全不在他心上。友白元名良才。只因慕李太白風流才品。遂改了友白。又

取青蓮謫仙之意表字蓮仙間時也就學他做此詞賦同輩朋友都嘖嘖稱羨這一年服滿恰值宗師歲考不想就考了個案首人都來賀他這一日送了客去就要進內張媒婆見他少年標致人物風流料是蘇友白連忙延進門道蘇相公恰好在家我來得湊巧蘇友白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老婦人因問道你是何人張媒婆笑嘻嘻說道我是報喜的蘇友白道小考何喜媽又來報我張媒婆笑道蘇相公考的高

自是小事喜已有人報了老身來報的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蘇友白笑道原來如此請裏面來坐了好講張媒婆隨蘇友白進到堂中坐下喫了茶蘇友白便問道我窮秀才家除了考案再有何喜張媒婆道蘇相公這等青年獨居我送一位又富貴又標致的小姐與相公做夫人你道可是天大的喜事麼蘇友白笑道據媽說來果然是喜但不知是真喜是假喜張媒婆道只要相公重謝我包管是真蘇友白道

第四回

便○有○汪○意○

你且說是那家小姐却生得如何。張媒道不是甚過
 時的。卿官却是現任在朝。新近暫給假回來的吳翰
 林家。他的富貴是蘇相公曉得的。不消老身細說。只
 說他這位小姐名喚無嬌。今年纔十七歲。真生得天
 上有地下無就盡也。盡不出的標緻。蘇相公若見了
 只怕要風麼哩。蘇友白道。既是吳翰林家小姐貌又
 美。怕沒有一般。御紳人家結親。却轉來板我一個窮
 秀才。其中必有緣故。只怕這小姐未必甚美。張媒婆

道。蘇相公原來不知道。這吳翰林生性有些古怪。城
 中大。鄉宦那家不來求他。都不允。說是這些富貴人
 家子。怪不通的多。前日不知在那裡看見了蘇相公
 的詩文。道是奇才。十分歡喜。故反要來相板。這乃是
 相公前生帶來的福蔭。造化怎麼到疑心小姐不美。
 却也好笑。若論城中卿官。要像吳翰林的。還有若要
 如小姐這般標緻。莫說城中。就是天下也。沒有這等
 十全的。蘇相公不要錯了主意。我張媒婆是從來不

說○謊○的○相○公○只○管○去○訪○問○蘇○友○白○笑○道○媽○上○說○來○儘
 是○中○聽○只○是○我○心○下○不○能○深○信○怎○能○設○見○得○一○面○我
 方○纔○放○心○張○媒○婆○道○蘇○相○公○又○來○亂○哄○了○他○一○個○卸
 官○人○家○小○姐○如○何○肯○與○人○見○蘇○友○白○道○若○不○能○見○只
 煩○媽○上○回○復○他○罷○張○媒○婆○道○我○做○了○半○生○媒○從○不○見
 這○等○好○笑○的○事○那○吳○老○爺○有○這○等○一○位○美○麗○小○姐○怎
 他○甚○麼○富○貴○人○家○不○嫁○偏○的○要○與○蘇○相○公○蘇○相○公
 你○從○天○吊○下○這○件○喜○事○却○又○推○三○阻○四○不○肯○受○你○道

好○笑○不○好○笑○蘇○友○白○道○非○我○推○阻○只○恐○婚○姻○大○事○為
 人○所○愚○是○以○不○敢○輕○信○媽○上○若○果○有○好○意○怎○生○設○法

○直出注意

使○我○一○窺○倘○如○媽○上○所○說○莫○說○重○謝○便○死○生○不○敢○忘
 也○張○媒○婆○想○了○想○說○道○蘇○相○公○這○等○小○心○我○若○不○指
 一○條○路○與○你○見○上○你○只○道○我○哄○騙○你○也○罷○我○一○費○周
 全○了○你○罷○蘇○友○白○道○若○得○如○此○用○情○感○激○非○淺○張○媒
 婆○道○吳○老○爺○家○有○一○所○後○花園○直○接○着○東○城○灣○裏○園
 中○有○一○高○樓○帖○着○園○牆○看○那○城○裏○城○外○的○景○致○若○往

城灣裏走過。却明上望見樓上。目今園內碧桃花盛。開夫人與小姐不時在樓上賞玩。相公若要偷看。除非假作樓下往來。或者該是天緣得見一面。只是外人面前一句也說不得。若傳得吳老爺知道。老身却禁當不起。蘇友白道。蒙媽上美情。小生怎敢妄言。既是這等媽上。且不要回復。吳老先生稍緩一二日。再來討信。何如。張媒婆道。這個使得。相公如今便有許多做作。只懼偷着見了。那時來求老身。老身也要做

作起來。相公却莫要怪。蘇友白笑道。但願如此。便是萬幸了。張媒婆道。蘇相公上心。老身且去隔三兩日再來討信。蘇友白道。正是。正是。張媒婆起身去了。不題。却說蘇友白聽了張媒婆的說話。心下也有幾分動火。到次日便瞞了人。連小廝也不帶。獨自一個悄悄。來到吳翰林後花園邊。來窺探。果然有一座高樓。紗窗掩映。朱簾半垂。不期來得太早了。悄無人散。立了一歇。恐不穩便。只得又躡回來。捱了一會。弊過午

飯心下記挂。仍又盪來。這道却巧。劉一走到。恰聞得樓上有人笑語。蘇友白恐怕被人看見。知他窺探。便要迴避。却將身子閃在一株大榆樹影裏。假做尋採。那城陰的野花。却偷眼觀看樓上。不多時。只見有兩個侍妾把中間一帶紗牕。都推開。將綉簾捲起。兩扇。此時。日色平南。微風拂。一早有。一陣。的異香吹到。蘇友白的鼻中來。蘇友白聞了。不禁情動。又立了一歇。忽見有一雙紫燕。從畫梁上飛出來。在簾前翻舞。

真是輕盈。袅娜。點綴得春光十分動蕩。只見一個侍兒。立在窓邊。叫道。小姐快來看。一雙燕子到。舞得有翅說不了。果見一位小姐。半遮半掩。走到窓前。問道。燕子在那裏。一邊說。那燕子見有人來。早飛過東邊柳中去了。那侍兒忙用手指道。一不是那小姐。忙忙探了半截身子。在窓外來看。那燕子飛來。飛去不定。這小姐早被蘇友白看個盡情。但見滿頭珠翠。遍體綾羅。意態端莊。雖則是閨中。

秀面龐平正。絕然無迫出之姿。眼眉。情不
 見嬌羞作態。暗粉。大都來膏沐。為容。總是
 一施東西異面。誰知二女鳩鵲同巢。

原來這一位小姐是無艷。不是無嬌。蘇友白那裡知
 道。只認做一個未見時精神。瑣耀見了後。不覺情興
 索然。心下暗想。道早是有主意來偷看。一會若竟信
 了張媒婆之言。這一生之事。怎了。遂慢。走出樹來。
 那小姐見樹裏有人。慌忙避入窓內去了。蘇友白心

下已冷。

不復細察。遂攬身回去。

尋花誤看柳。

逐燕錯聽鶯。

搃是春風面。

姸媿却異情。

過了兩日。張媒婆來詩信。說道前日說。的蘇相公曾
 看見麼。蘇友白暗想。道吳翰林乃詞林先達。頗有聲
 名。若說窺見他小姐。醜陋不成親事。他便沒體面。怪
 我輕薄了。我如今只朦朧辭他。便了。因對張媒婆說
 道。前日說。的我。這不會去。如何得見。張媒婆道。相公

為何不去蘇友白道。我想他一個鄉官人家。我去偷看。有人撞見。彼此不雅。況且早晚候候。未必便能湊巧。只煩媽替我回復了罷。張媒婆道。看者不香。憑相公。但只是老身說的。斷不差池。相公還要三思。蘇友白道。我也不獨為此。他一個翰林人家。我一個窮秀才。如何對得他來。張媒婆道。他來救你。又不是你去求他。有何不可。蘇友白道。雖蒙他錯愛。我自反。拉心不能無愧。這決不敢奉命。張媒婆再四勸美。蘇友

白只是不允。張媒婆無可奈何。只得辭了蘇友白。來回。復吳翰林。這一日。吳翰林不在家。張媒婆竟入內裏。來見夫人。夫人一見。便問道。勞你說的親事如何。張媒婆搖頭道。天下事。再也料不定。這等一頭親事。十拿九穩。誰知他一個窮秀才。到做身分。不肯夫人道。老爺說他有才有貌。為何性情這等執拗。張媒婆道。莫怪我說他。才是有的貌。是有的却。只是沒福。媒婆到有一頭好親事。在。必乃是王都堂的公子。今

年十九歲。若論他的人物才學。也不減於蘇秀才。况且門當戶對。夫人做主。不可錯過了。夫人道。我知道。等老爺回來。我就對老爺說。張媒婆去了。吳翰林回家。夫人即將張媒婆的言語。細細說了。吳翰林沉吟半晌。道。那有個不允之理。還是這些媒婆說得。不的確。我有道理。隨叫家人分付道。你拿個名帖去學裏請了劉王成相公來。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就請將來了。原來這劉王成。也是府學一個時髦。一向拜在吳

翰林門

下。故一請就來。二人相見過。劉王成就問道。

老師呼喚門生。不知有何分付。吳翰林道。不為別事。

我有一個小女。名喚無嬌。今年一十七歲。性頗聰慧。

薄有姿色。不獨長於女紅。即詩賦之類。無不習。是

我老夫妻家所鍾愛者。雖有幾個宦家來求。我想這

些富貴人家的子侄。那有十分真才。前日因看花偶

然見了新考官蘇友白。人才俊秀。詩思清新。我

意欲招他東坦。昨日叫一個媒婆去說。他反推辭不

知何故。我想以一定是這媒婆人微言輕。不足取信。因此欲煩賢契與我道達其意。劉玉成道。蘇達仙兄。才貌果是衛家玉潤。前日宗師發案時。大加贊賞。老師略去富貴而選斯人。誠不減樂廣之冰清矣。門生得為斧柯。不勝榮幸。明早即往達台命。想蘇生素仰老師。山斗未有不願附喬者。吳翰林道。得如此足感大力。因問道。前日賢契考案。定居前列。劉玉成道。門生不才。蒙列二等。吳翰林道。賢契高才。宜居一等。怎

麼。屈了。明日會李念臺時。還要與他講。劉玉成道。宗師考案甚公。門生心服。倘蒙再青。這又是老師薦拔之私恩矣。二人說罷。劉玉成遂告辭起身。正是。相逢肯有托。有托便相知。轉上開門戶。難分公與私。不知劉玉成去說親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不曉得王為去。難事。故。何。且。願。牛。四。下。為。

轉。開。門。

轉。合。公。與。林。

昧。豈。肯。肯。

亦。非。財。財。

之。年。恩。矣。二。人。遂。歸。隱。王。遂。致。古。稱。道。身。具。

相。羨。樂。道。公。門。志。心。如。海。浪。舟。青。草。又。與。亦。相。感。於。

夢。瓜。一。即。日。會。李。念。臺。中。劉。氏。與。山。僧。保。王。為。草。於。

第五回

窮秀才辭婚富貴女

詩曰。閒探青史吊千秋。誰假誰真莫細求。達者鬼。

談皆可喜。癡人夢說亦生愁。事關賢聖偏多閑話。

到齊東轉不休。但得自留雙耳在。是非明。在心。

頭。

却說蘇友白。自從考得一個紫首。又添上許多散名。

人家見他年少才高。人物俊秀。凡是有女之家。無不。

願他為婚。蘇友白常自歎道：人生有五倫，或不幸父母早亡，又無兄弟，第五倫中先失了兩倫。君臣朋友間遇合有時，若木要一箇絕色佳人為婦，則是我蘇友白為人在世一場空。讀了許多詩書，就做一箇才子，也是在枉然。叫我一腔情思向何處去發泄，便死也不甘心。因此人家來說親的訪知不美，便都辭去。人家見他推辭，也都罷了。只有吳翰林因受白太玄之托，恐失此佳婿，只得又與劉王說。這劉王成領了。

吳翰林之命不敢怠慢，即來見蘇友白，將來意委委曲曲說了一遍。蘇友白道：此事前日已有一媒婆來講過，弟已力辭了。如何又勞重仁兄。仁兄見教，本不當違。但小弟愚意已定，萬一不能從命，劉王成道：吳老師官居翰苑，富甲一城，愛惜此女如瑜如寶，郡中多少鄉紳子弟求他，俱不肯。因慕兄才貌，反央人若來說，此乃萬分美事。兄何執意如此。蘇友白道：婚姻乃人生第一件大事。若才貌不相配，便是終

身一累豈可輕易許人。劉玉成嘆道。莫怪小弟說。如

今日雖然考得利。有幾時名。終不免是一個窮秀才。

怎見得他人品不同。謀論一別。論自不入高。耳一個翰林之女。便配兄。不過且不要說他。

令愛如花似玉。就是他的富貴。吾兄去享用一享用。

也。強似日上守着這幾根黃蘗。蘇友白道。這富貴二

字兄到不消提起。若論弟輩。既已受業藝林。諒非長

貧賤之人。但不知今生可有福消受一個佳人。劉玉

成道兄說的話。一發好笑。既不憂富貴。天下那有富

貴中人。求一個佳人不得的。蘇友白嘆道。兄不要把

富貴看得重。佳人轉看輕了。古今凡博金紫者。無不

是富貴。而絕色佳人能有幾個。有才無色。算不得佳

人。有色無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與我蘇友

白無一段脈。上相關之情。亦算不得我蘇友白的佳

人。劉玉成大嘆道。兄癡了。若要這等佳人。只好娼妓

人家。去尋蘇友白道。相如與文君。始以琴心相托。終

以白頭吟相守。遂成千古佳話。豈盡是娼妓人家。劉

王成道。兄不要談那千古的虛美。却誤了眼前實事。蘇友白道。兄只管放心。小弟有誓在先。若不過絕色佳人。情願終身不娶。劉王成遂大咲起身道。既是這等。便是朝廷招駙馬也。是不成的了。好個妙主意。這樣妙主意。只要兄拿得定。不要錯過機會。半路裏又後悔起來。蘇友白道。決不退悔。劉王成只得別了蘇友白。來回復吳翰林。吳翰林聞知蘇友白執意不允。便大怒罵道。小畜生。這等放肆。他只倚着考了一個

案首。便這等狂妄。且看他秀才做得成。做不成。隨即寫書與宗師。細道其詳。要他黜退蘇友白的前程。原來這學院姓李名懋學。與吳翰林同年同門。見吳翰林書來。欲要聽了。却憐蘇友白才情。又無罪過。欲待不聽。又撇吳翰林面情。不過只得暗上叫學官傳語。蘇友白微道。其意叫他委曲從了。吳翰林婚姻免得。於前程有礙。學官奉命。遂請了蘇友白到衙中。將前情細說一遍。蘇友白道。感宗師美情。老師台命門生。

本該聽從。且是門生別有一般隱衷。一時在老師面前說不出。只求老師在宗師處委曲方便。一辭便感恩無盡。學官道賢契差矣。賢契今年青春已是二十。正當授室之時。吳公雅意相投。論起來也是一樁美事。若說吳公富貴。以賢契高才自然不屑。况聞他令愛十分才美。便勉強應承。也不見有甚弊虧。為何這般苦辭。蘇友白道不瞞老師說。他令愛門生已細訪過。這是斷然不敢奉命。學官道賢契既不惜願。這

也難強。只是吳公與宗師同年同門。未免有幾分情面。這事不成。恐怕於賢契的前程有些不妙。蘇友白微笑道。門生這一領青衿。算得甚麼前程。豈肯戀此而誤終身大事。但聽宗師裁處罷了。遂起身辭出學官。見事不成。隨即報知宗師。宗師聽了。也不喜道。這生胡狂至此。便要點退他。却又回想道。這一樁美事。若在別一個窮秀才。便是夢見也。快活不了。他却抵死不允。也是個有志之士。又有幾分憐他。尚不忍便

行○正○時○著○間○忽○一○報○柳○衙○門○上○傳○進○一○本○報○來○李○學○
工○部○侍○郎○衙○白○玄○出○使○虜○營○迎○請○上○皇○不○辱○君○命○還○
朝○有○功○着○實○授○工○部○侍○郎○又○告○病○懇○切○准○着○馳○驛○還○
鄉○調○理○痊○可○不○時○召○用○又○一○本○敘○功○事○御○史○楊○廷○詔○
薦○舉○得○人○加○陞○光○祿○寺○少○卿○又○一○本○翰○林○院○乏○人○事○
日○今○經○筵○舉○行○兼○鄉○會○在○通○乞○名○在○告○諸○臣○吳○珪○等○
入○朝○候○用○俱○奉○聖○旨○是○李○學○院○見○吳○翰○林○起○陞○入○朝○

又見白玄是他親眷正在興頭時節便願不得蘇友
白○隨○即○行○一○面○牌○到○學○中○來○上○寫○道○

提學察院李訪得生員蘇友白素性狂妄恃才
倚氣凌傲鄉紳不堪作養本當拿究姑念少年
仰學即時除名不許赴考特示

牌行到學中滿學秀才聞知此事俱紛揚當一
段新聞傳講也有笑蘇友白默的也有羨蘇友白高
的○又○有○一○班○與○蘇○友○白○相○好○的○憤○不○平○道○婚○姻○事○

要人情願。那有為辭了鄉官親事。便黜退秀才的道。理便要動一張公呈。到宗師處。太講到是蘇友白。再三攔阻道。只為考了一個案首。惹出這場事來。今日去了這頂頭巾。落得耳根消淨。豈不快活。諸兄萬。不消介意。眾人見蘇友白如此。只得罷了。正是。三分氣骨七分癡。釀就才人一種思。

說向世人都解。不言惟有玉人知。

按蘇友白不題。却說吳翰林見黜退了蘇友白。前

程雖出了一時之氣。然心下也有三分不過意。還過幾日。仍舊替他挽回。只因聞了白公榮歸之信。與自家欽名還朝之報。與無嬌小姐說。知大家歡喜。便將蘇友白之事。忘懷了。吳翰林奉詔。即當進京。因要會白公。交還無嬌小姐。只得在家等候。一面差人迎。以此時白公實授了工部侍郎之職。奉旨馳驛還鄉。一路上好不興頭。不月餘到了金陵。竟到吳翰林家。來吳翰林接着。不勝歡喜。白公向吳翰林致謝。吳翰

林向白公爾賀。二人交拜過。即邀入後堂。隨即喚無
嬌小姐出來拜見父親。大家歡喜無盡。此時吳翰林
已備下酒席。就一向把盞與白公洗塵。一人對酌。吳
翰林因問出使之事。曰：公歎一口氣道：朝廷之事萬
不可為。前日小弟奉命是迎請上皇。而勅書上畢言
候問。并送進衣物。絕無一字及於迎請上皇。聞知深
為不樂也。先見了甚加詰問。叫小弟無以措詞。只得
說迎請自是本朝之意。然不知貴國允否。故不敢見

之勅書。只面諭使臣懇求太師耳也。先方因喚作喜
允了和議。說道：雖是面諭。然勅書既不迎請。我如何
好送還。若竟自送還也。使中國看輕了。須另着人來
我再無改移。弟輩昨日復命。朝議不得已。只得又遣
楊善去了。吳翰林道：不知也。先許諾送還。果是實意
否。白公道：以弟看來自是寔意。楊善以去。上皇決定
還朝。但恐上皇回來。朝廷尚有許多不妥。故小弟忙
忙告病回來。以避是非。敢自愛。然事勢至此。決非

○可謂明○措○之○言○

一人所能挽回也。吳翰林道：吾兄歷此一番風霜勞苦，同所不免。然成此大功，可謂完名全節矣。但小弟奉欽命進京，未免又打入此網，却是奈何。白公道：吾兄翰苑可以養高，又兼鄉試在邇，早晚奉差，何足慮也。吳翰林道：賴有此耳，但不知後來老楊可曾相會。白公笑道：有這樣無氣骨之人，小弟一回京時即來三謝罪，後因肯意說他薦舉有功，陞了光祿，愈加厚請了。又請小弟出京時，公餞了，又私餞小弟。是

他如此，到不好形之顏色，只得照舊歡飲，推以不言愧之而已。吳翰林笑道：只不言愧之勝於撻辱多矣。二人歡飲了半日，方住。吳翰林就留白公宿了，到次日，白公就要起身，說道：小弟告病回家，不敢在京久停，恐生議論。吳翰林道：雖然如此，就暫留兩三日也，不妨。况此別，又不知後會何日。白公道：既如此，只好再留一日，明日唯要行了。吳翰林因說道：前日還有一件好笑的事，未曾對吾兄說。白公道：甚麼事。吳翰

林道前日小弟因在靈谷寺看梅。遇見一少年秀才。叫做蘇友白。人物聰俊。詩思清新。甚覺可人。隨着人訪問。恰李念臺又考他作案首。小弟意欲將甥女許他。因遣媒并友人再三去說。不知何故。他反抵死。不允。小弟無法。只得寫書與李念臺。要他周旋。李念臺隨喻意。學官傳語蘇生。叫他成就此事。誰想那狂生執意不從。後來李念臺無以復弟。因把他前程。點了。他也竟白不悔。你道有這等好笑的事麼。白公

講道有這等事。此生不獨才貌。其操行愈可敬矣。士各有志。不必相強。吾兄明日見李念臺。還該替他復了前程。纔是。吳翰林道。這也是一時之氣。他的前程自然要與他復。二人說此時務。又過了一日到第三日。白公決意要行。遂領了紅玉小姐。謝了吳翰林。竟回錦馬村。去。吳翰林亦打點進京。不題。正是。只道流離碎。翻成書錦衣。前程晴如漆。誰識是耶非。

却說蘇友白自從黜退秀才。每日在家。只是飲酒賦詩。尋花問柳。雖不以功名貧賤動心。每遇着好景。關情。自恨不能覓一佳偶。往往獨自感傷。至於墮淚。人家曉得他要求美色。自知女兒斗常。便都不來與他講親。他又諒郡中必無絕色。更不提。一日春光明媚。正要到郊外行吟。既樂。繞走出門前。忽見幾個入。青衣大帽。都騎着驛馬。一路問將來。道。此間有一個蘇相公家。住在那裏。有人指道。那門前立着的。是那幾個人。慌忙下馬。走到面前。問道。敢請問相公不知可就是蘇浩老相公的大相公。蘇友白驚答道。正是。但不知列位何來。衆人道。我們乃河南蘇御史老爺差來的。蘇友白道。這等想是我叔父了。衆人道。正是。蘇友白道。既如此。請到裏面。說話。衆人隨蘇友白。進到堂中。便要下札相見。蘇友白問道。且住。列位還是老爺家中人。却是衙門執事。衆人答道。小人等皆是承差。蘇友白道。既是公差。那有行礼之事。只是長

揖相見過。又讓眾人坐了。問道：老爺如今何在？眾人道：老爺巡按湖廣回來，進京候命。如今座船現在江口，要請太相同往。上京故差小的們持書迎接。遂取出書來，遞與蘇友白。蘇友白折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劣叔淵頓首書付

賢姪覽。因王事驅馳東西奔走，以致骨肉睽離。思之心惻前聞，嫂亦辭世，不勝悲悼。近聞汝年

學俱成，又是悲中一喜。但叔今年六十有三，景入素榆朝不保夕，而子無子息。汝雖能總書香，而父母皆亡，終成孤立。何不移來一就，庶幾同父。猶子之情，兩相慰藉耳。此事叔慮之深，詳雖告先兄先嫂於地下，亦必首肯。惟勿疑。差人到可即發行裝，司來立候發舟。餘不盡。

蘇友白看完了書，心下暗想：道家中已是貧乏一個秀才，又黜退了親事，又都回絕，只管住在此處，亦覺

無味○莫若隨了叔父○上京一遊○雖不貪他的富貴○倘或因○此訪得一個佳人○也可完我心願○主意已定○隨對衆人○說道○既是老爺來接○至親骨肉○豈可不去○但此處到江口○路甚遙遠○恐怕今日到不得了○衆人道○老爺性急○立候開船○這裏到江口○止有六十里路○有馬在此○若肯就行○到那裡○還甚早○蘇友白道○既如此○列位可先去○回復老爺○我一面打裝行李○一面隨後就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送與衆人道○勿起程○不及留飲○權代一飯○衆人推辭道○大相公是老爺一家○人○怎敢受賞○蘇友白道○到從直○都不要耽間工夫○衆人受了○先去○因留下○一疋好馬○蘇友白隨即分付一個老家○人○叫做蘇壽○留他在家看守房屋○又打點些衣服鋪陳之類○結末○做兩擔○叫人挑了○先看一個家人○送到江口○自家止帶一個小廝○叫做小喜○當下分付停當○隨即上馬○要行○爭奈那匹馬○最是狡猾○見蘇友白○不是以慣騎馬的○又無鞭子打他○便立定不走○

蘇友白忙將疆繩亂扯。那馬往前走不得一步。把
 足股一掀。到往後退了兩步。蘇友白心中焦躁。似這
 般走幾時。得到家人蘇壽說道。馬不打如何肯走。舊
 時老相公有一條珊瑚鞭。何不取了帶去。便不怕他
 不走了。蘇友白道。正是。我到忘了。隨叫人取出拿在
 手裏。照馬屁股儘力連打了幾下。那馬負痛。只得前
 行。蘇友白笑道。這畜生不打便不肯走。可見人生處
 世何可。一日無權。此時春風上暖。一路上柳明花媚。

蘇友白在馬上觀之不盡。因自想道。吳家這頭親事
 早是有主意辭脫了。若是沾了手。那得便容你自由
 自在。到京中去尋訪。又自想道。若有分撞得一個便
 好。若是撞不着。可不辜負我一片念頭。又想道。若是
 京中沒有。便辭了叔子出來。隨你天涯海角。定要尋
 他一個纔罷。心中自言自語。不覺來到一個十字路
 口。忽○異○想○似○從○天○際○降○來○岔路裏。泡出一個人來。將蘇友白上下一看。口
 裏道。一殺果然有了。便雙手把疆繩扯住。蘇友白因

心下胡思亂想○不曾防備○猛可裏○其○人○如○画一驚○忙將那
 人一看○只見那人頭戴一頂破火毡帽○其○人○如○画歪在半邊○身
 穿一領短青布夾襖○懷都開了○脚穿一雙絨腿鞦鞋○
 走得塵土亂迸○滿身上汗如雨濕○慌忙問道○你是甚
 麼人○為何扯住我的疆繩○那人跑得氣吁吁○其○人○如○画一時答
 應不清○只道好了○有下落了○蘇友白見那人說話胡
 塗○便扯起鞭子要打○那人慌叫道○相公不要打○小人
 的妻子○不見了○都在相公身上○蘇友白大怒道○你這
 人○好胡說○你的妻子不見了○在我何干○我與你素無
 相識○難道我拐了你的○那人道○不說是相公拐我妻
 子○只是我的妻子○要在相公身上見個明白○蘇友白
 道○你這人○一發胡說○我是過路人○你的妻子○如何在
 我身上見明白○你敢是短路○小人○怎敢青天白日攔
 住我的去路○我是蘇地按老爺的公子○你不要錯尋
 了對頭○提起鞭子○夾頭夾臉○亂打○小喜趕上○氣不過
 也來亂打○那人被打慌了○一發說不清○只是亂叫道○

正婚集

第五回

相公住手○可憐我有苦情○我實不是小人○口裏雖然
 斗○若○却○兩○手○扯○住○疆○繩○死○也○不○放○此○時○過○路○的○及○村
 中○佳○的○人○見○他○二○人○有○些○古○怪○不○知○為○何○便○都○圍○上
 來○看○蘇○友○白○亂○嚷○道○天○下○有○這○等○奇○事○你○不○見○了○妻
 子○如○何○願○我○過○路○人○那○人○道○小○人○怎○敢○圍○賴○相○公○只
 求○相○公○把○這○根○鞭○子○賞○了○小○人○小○人○的○妻○子○就○有○了○
 看○的○人○聽○見○都○一○齊○笑○起○來○道○這○人○敢○是○個○風○子○如
 何○不○見○妻○子○一○根○馬○鞭○便○有○蘇○友○白○說○道○我○這○根○馬

鞭○子○是○珊○瑚○的○值○幾○兩○銀○子○如○何○與○你○氣○不○過○提○起
 鞭○子○又○要○打○那○人○叫○起○來○道○相○公○慢○打○容○小○人○說○個
 明○白○衆○人○勸○道○相○公○且○息○怒○待○問○個○明○白○再○打○不○遲
 便○問○那○人○道○你○是○那○裡○人○有○甚○緣○故○可○細○細○說○明○那
 人○道○小○人○是○丹○陽○縣○楊○家○村○人○小○人○叫○做○楊○務○數○日
 前○曾○叫○妻○子○到○城○中○去○贖○當○不○知○路○上○被○甚○人○拐○去
 日○下○過○尋○這○無○消○息○今○日○清○晨○在○句○容○鎮○上○遇○着○個
 楚○課○先○生○小○人○求○他○起○了○一○課○他○許○我○只○在○今○日○申

時三刻便見小人又問他該向那一方去尋他說向
東北方四十里上十字路口有一位少年官人身穿
柳黃衣服騎一匹點子馬來你只扯着他求了他手
中那條馬鞭子你妻子便有了只要快趕若趕遲了
一步放他過去便再不能見了小人聽了一口氣
趕來連飯也不敢喫一碗直趕了四十里路到此十
字路恰遇着相公騎馬而過衣服顏色相對豈不
是實出求相公開仁心把這馬鞭子賞了小人使小

人夫妻重見便是相公萬代陰德蘇友白嘆道你這
人一味胡說世間那有這樣靈先生你分明看見我
衣馬顏色希圖騙我鞭子便駕此一篇謊說如何信
得楊科道小人怎敢小人也自知說來不信只因那
先生件上說着不由人不信他還說相公此行是為
求婚姻的不知是也不是相公心下便明白了蘇友
白聽見說出求婚三字便呆了半晌心下暗思道
這件事乃我肺腑隱情便是鬼神亦未必能知他如

何曉得便有幾分信他。因說道：「便把這鞭子與你。也是小事。只是我今日還要趕到江口。若沒鞭子。這馬決不肯行。却如何處？」看的人見說得有些奇異。都要看拿了鞭子。如何尋妻子。又見蘇友白口鬆有個肯與他的意思。便替他攔極道：「既是這位相公肯賞你鞭子。何不快去折一柳條來。與相公權用。」楊科欲待去折柳條。又恐怕蘇友白去了。猶扯住不肯放手。

蘇友白曉得他的意思。便將鞭子先遞與他。說道：「既

許了你。豈肯失信。可快折一枝柳條來。我好趕路。」楊科接了鞭子。千恩萬謝道：「多謝相公。若尋着妻子。定然送還。便立起身來。東張西望。去尋柳條。以時是二月中旬。旬道旁小柳樹。都是柔弱枝條。折來打馬不動。只東南角上一條冷巷中。一所破廟。傍邊有三四株大柳樹。高出牆頭。楊科看見慌忙扒將上去。扒到樹上。纔要折柳。忽聽得廟中有人啼哭。他分開柳葉。往內一張。只見有三個男子。將他妻子圍在中間。要逼

勤行淫○妻子不從○故此啼哭○楊科看見了○便忍不住
叫起○來道○好賊○奴○拐人妻子○却躲在這裏○慌忙○跪下
樹○來○竟撲廟門○看的人○聽見叫在這裏○便一齊擁了
來○看楊科○趕到廟前○廟門已被頂倒○楊科也不顧好
歹○一頓脚○將轉軸○登折○擠了進去○忙跑到廟後時○那
三個拐子○已往牆關裏逃去○多時止○剩下妻子一人○
兩人相見○不勝大喜○轉扯着哭○將起來○眾人看見○都
各驚駭○方信楊科說的俱是真情○此時蘇友白○聽見
尋着妻子○甚是驚訝○叫下了馬○叫小喜○看着自道進
廟中來○看楊科○看見蘇友白進來○便對他妻子說○道
若不得這位相公○這條鞭子○去折柳條○願今生也不
能見了○隨將鞭子○送還蘇友白○道○多謝相公○不要了○
蘇友白道○天下有這等奇事○險些見錯怪了你○我且
問你○那起課的先生○叫甚姓名○楊科道○人都不知他
的姓名○只因他挂着一面牌○上寫賽神仙三字○人就
順口叫他做賽神仙○說罷○便再三謝了蘇友白○并衆

人領着妻子原從舊路上揚，去了。蘇友白走出廟來，上了馬，一頭走，一頭想道：我蘇友白聰明一世，慳懂一時，我此行雖因叔命原為尋訪佳人，這賽神仙他既曉得我為婚姻出門，必然曉得我婚姻在何處。我放着現消息不去訪問，却向無踪無影處去尋覓，何其愚也。今天色尚早，不如趕到句容鎮上見了賽神仙，問明婚姻再到叔父船上，未為遲也。主意定了，遂勒轉馬頭，向西南楊科去的路上趕來。只因此一

去有分教：是非堆裏博出個佳人生死場中拾回個才子正吳。

樹頭風絮亂依。

雲裏遊絲無定飛。

不是多情愛狂蕩。

因春無賴聽春吹。

蘇友白去見賽神仙問婚姻，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蘇友白○因要尋賽神仙○起課便不願失了叔子

不具多謝愛時○因春無解脚春也

降國風○與蘇友白○

下○且吳

法○分○姓○吳○非○非○與○海○法○國○自○人○世○以○以○中○各○回○國

第六回

醜印君強作詞賦人

詩曰○塗名飾行盡黃金○獨有文章不許侵○一字源

流千○古○遠○幾○行○辛○苦○十○年○深○百○篇○價○重○應○仙○肯○八

斗○才○高○自○錦○心○寄○語○膏○梁○村○口○腹○莫○將○佳○句○等○閒

吟

話說蘇友白○因要尋賽神仙○起課便不願失了叔子

蘇御史之約○竟策馬望向○容鎮上而來○行不上十四

五里不料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以時只好有丈餘
在天上。又越行了三五里。便漸昏黑起來。蘇友白
擡頭一望。前面並不見有人家。心下便有幾分着忙。
到是小喜眼尖。說道。相公。且不要慌。你看西那條
岔路裏。一帶樹林。豈不是一村人家。蘇友白道。你怎
曉得。小喜用手指道。那樹林裏高起來的。不是一個
寶塔。既有塔。必有寺。有寺。一定便有人家了。蘇友白
看了道。果然是塔。就無人家。寺裡也好借宿便忙。

策馬望岔路上。趕來到得樹林中。果然是一個山
雖止有一二百家。却不住在一處。或三家。或五家。
或東。或西。都四散分開。以時天已晚了。家門不
好。忒誠。幸得是十二三之夜。正該有月。天便不黑。因
望着塔影來尋寺。又轉了一個灣。忽一敲鐘。駕蘇友
白道。好了。今夜不愁無宿處矣。再行幾步。便到了寺
門。蘇友白忙下馬來。叫小喜牽着。竟進寺來。這寺雖
不甚大。却到齊整潔淨。山門旁種着兩帶杉樹。儘疎

落有致。蘇友白此時也無心觀看。得到大殿上。正
有兩三個和尚。在那裡做晚功課。看見有人進來。內
中一個年老的。便忙迎將出來。問道。相公何來。蘇友
白道。學生自城中來。要往句容鎮上去。不期天色晚
了。趕不到。欲在寶刹借宿一宵。萬望見畜那和尚道。
這個使得。遂一面叫人替小喜牽了馬。後邊去。就一
面叫人掌燈。遂將蘇友白請到方丈裏。二人見了禮。
坐下。那和尚道。敢問相公高姓。蘇友白道。學生姓蘇。
和尚道。這等是蘇相公了。不知要到句容鎮上。何
貴幹。蘇友白笑道。學生因家叔上京復命。船在江口。
差人來接學生同去。學生到了半路上。偶聞得句容
鎮上。有個賽神仙。起課甚靈。欲要求他起一課。故偶
然至此。和尚道。令叔榮任何處。蘇友白道。家叔是巡
按湖廣。回來復命。和尚道。這等蘇相公是大貴人了。
失教。失教。遂叫道人收搭晚齋。蘇友白問道。老師大
號。和尚道。小僧號靜心。蘇友白又問道。寶刹這等

精潔必定是一村香火了。但不知還是古跡。還是新
 建。靜心道這寺叫做觀音寺。也不是古跡。也不是
 村香火。乃是前邊錦石村白侍郎的香火。纔造得十
 八九年。蘇友白道白侍郎為何造於此處。靜心道白
 老爺只因無子。與他夫人極是信心。好佛。發心造這
 一座寺。供奉白衣觀音。要求一嗣。連買田地。也買過
 有一二千金。蘇友白道如今有了兒子。麼靜心道兒
 子雖沒有。他頭一年造寺。第二年就生一位小姐。蘇

友白笑道。莫說生一位小姐。便生十位小姐。却
 不得一個兒子。靜心道蘇相公不是這般說。若是白
 老爺這位小姐。便是十個兒子。却也漸入漸入比他不得。蘇友
 白道却是為何。靜心道這位小姐。生得有泥魚落雁
 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自不必說。就是描鸞刺繡。樣
 精工。還不算他長處。最妙是古今書史。無所不通。做
 來的詩詞歌賦。直欲壓倒古人。就是白老爺做的文
 章。往。要他刪改。蘇相公你道世上人家。有這等一

個兒子麼。蘇友白聽見說出許多美處。不覺身體。蘇
 蕩神魂都托。投不定。忙問道。這位小姐曾嫁人否。靜
 心道。那裏有個人嫁。蘇友白道。這邊那縣富貴人家。
 不少。難道就沒個門當戶對的。為何便沒人嫁。靜心
 道。若要富貴人家。便容易了。白老爺却不論富貴。只
 要人物風流。才學出眾。蘇友白道。這個也還容易。靜
 心道。蘇相公還有個難題目。但是來求親的。或詩或
 文。定要做一篇。只等白老爺與小姐看中了。意方纔

開揚切

肯許。偏生小姐的眼睛。又高。做來的詩文。再無一個
 中意。所以耽擱至今。一十七歲了。尚來曾經許人家。
 蘇友白道。原來如此。心下却暗喜。道。這段姻緣。却
 在此處。不一時。道人排上齋來。二人喫了。靜心道。蘇
 相公。今日出路辛苦。只怕要安寢了。便拿了燈。送蘇
 友白。到一間潔淨客房裏。又燒了一爐好香。又泡了
 一壺苦茶。放在案上。只着蘇友白。睡了。方纔別去。蘇
 友白因聽這一篇話。要見白小姐一面。只管思量。便

詩稱美○轉及剛想當知是

翻來霞本再睡不着○只○得○依○舊○穿○了○衣○服○起○來○推○牕○
 一○看○只○見○月○色○當○空○皎○潔○如○畫○因○吟○醒○了○小○喜○跟○出○
 寺○門○前○來○閒○步○一○來○月○色○甚○佳○一○来○心○有○所○思○不○覺○
 沿○看○一○帶○杉○影○便○走○離○寺○門○有○一○箭○多○遠○忽○誌○得○有○
 人○笑○語○蘇○友○白○仔○細○一○看○却○是○人○家○一○所○莊○院○又○見○
 內○中○桃○柳○芳○菲○便○信○着○步○走○將○進○來○走○到○庭○子○邊○往○
 裏○一○張○只○見○有○兩○個○人○在○那○裡○一○邊○喫○酒○一○邊○做○詩○
 蘇○友○白○便○立○住○脚○躲○在○窓○外○聽○他○只○見○一○個○穿○白○的○

說○道○老○張○這○個○枝○字○韻○虧○你○押○那○個○穿○綠○的○說○道○枝○
 字○韻○還○不○打○緊○只○這○恩○字○是○個○險○韻○費○了○心○了○除○了○
 我○老○張○再○有○那○個○押○得○來○穿○白○的○道○果○然○押○得○妙○當○
 今○才○子○不○得○不○推○老○兄○再○做○完○了○這○兩○句○那○親○事○便○
 穩○上○有○幾○分○指○望○穿○綠○的○便○歪○着○頭○想○了○又○想○吟○了○
 又○吟○只○吟○唧○了○半○晌○忽○大○叫○道○有○了○有○了○妙○得○緊○妙○
 得○緊○慌○忙○拿○筆○寫○在○紙○上○遞○與○穿○白○的○看○穿○白○的○看○
 了○便○拍○手○打○掌○笑○將○起○來○道○妙○真○個○字○俱○學○老○

杜不獨韻押得穩當且結得有許多感慨兄之高才
 弟所佩服者也穿綠的道小弟詩已成佳人七八到
 乎兄難道就甘心罷了穿白的道小弟往日詩興頗
 豪今夜被兄壓倒身做不出且喫幾杯酒睡一覺養
 養精神却苦吟一首與兄爭衡穿綠的道兄既要喫
 酒待小弟再把此詩高吟一遍與兄聽了酒何如
 穿白的道有趣有趣穿綠的遂高吟道
 楊柳遇了春之時
 生出一枝又一枝

好似綠州樹上挂

恰如金線條上掛

穿白的也不待吟完便亂斗起來道妙得甚妙得甚
 且賀一杯再吟遂斟一杯遞與穿綠的喫穿綠的歡
 喜不過接到手一飲而乾又續吟道

穿魚正好漁翁喜

打馬不動奴僕心

有朝一日乾枯了

一担柴抵幾萬絲

穿綠的吟罷穿白的稱羨不已蘇友白在窓外聽了
 忍不住失聲笑將起來二人聽見忙趲出窓外來看

見了蘇友白便問道。你是何人。却躲在此處笑我們。
 蘇友白答道。學生偶爾看月到。此因聞佳句清妙。不
 覺手舞足蹈。失敬。唐突。多得罪了。二人看見蘇友白
 一表人物。說話又奏趣。穿白的道。兄原來是個知音
 有趣的朋友。穿綠的道。既是個妙人。便同坐一坐。何
 如。便一手將蘇友白扯了。同進廡子中來。蘇友白道。
 小弟怎好相擾。穿綠的道。四海皆兄弟。這個何妨。遂
 讓蘇友白坐下。叫小的斟上酒來。因問道。兄尊姓。
 號。蘇友白道。小弟賤姓蘇。表字蓮仙。敢問二位長兄
 高姓。大號。穿白的道。小弟姓王。賤號個文章之文鄉。
 相之鄉。因指着穿綠的道。以兄姓張。尊稱是執如。乃
 是敝鎮第一個財主。而魚妙兼才子者也。這個花園便是
 執如兄讀書的所在。蘇友白道。這等失敬了。因問道。
 這聞佳句。想是詠新柳的了。張執如道。蓮仙兄。這等
 耳聽隔着牕子。便聽見了。咏便是咏新柳。只是有許
 多難處。蘇友白道。有甚難處。張執如道。最難是要和

韻○因○此○小○弟○費○盡○心○力○方○得○成○篇○蘇○友○白○道○首○唱○是
 誰○人○要○兄○如○此○費○心○張○執○如○道○若○不○是○個○妙○人○兒○小
 弟○為○肯○費○心○蘇○友○白○道○既○承○二○兄○相○愛○何○不○一○發○見
 教○王○文○卿○道○這○個○話○兒○甚○有○趣○容○易○說○不○得○的○兄○要
 聽○可○喫○三○大○杯○便○說○與○兄○聽○張○執○知○道○有○理○有○理○遂
 叫○人○斟○上○酒○來○蘇○友○白○道○小○弟○量○淺○喫○不○得○許○多○王
 文○卿○道○要○聽○這○趣○話○兒○只○得○勉○強○喫○蘇○友○白○當○真○喫
 了○三○大○杯○張○執○如○道○蘇○兄○是○個○妙○人○說○與○你○聽○罷○這

首原唱○乃是前村一個鄉官的小姐做的那小姐生

得賽西施勝毛嬌十分美貌有誓不嫁俗子只要

個才子詩詞歌賦教得他過方纔肯嫁前日因到寺

裏燒香見新柳動情遂題了一首新柳詩暗人在佛

前禱祝道若有人和他韻來便情願嫁他因此

小弟與老王在此拚着性命苦吟小弟奉得和成這

婚姻已有幾分想頭蘇兄你道好麼蘇友白聽了明

知就是白侍郎女兒却不說破只說道原來如此敢

角妙

角妙

求原韵一觀。張執如道：「兄要看詩，再喫三杯。」蘇友白道：「待小弟看了。」樊羅張執如道：「也罷也罷，只是看了。」要喫便去拜匣裏拿將出來。遞與蘇友白。蘇友白展開一看，却是抄過的一個草稿兒。上面寫着新柳詩一首道：

綠淺黃深二月時。

傷簷臨水一枝。

舞風無力織上桂。

月待多情細上無。

嫵娜未堪持贈別。

參差已是好相思。

東皇若識儂青眼。

不負春添幾尺絲。

蘇友白看完了，驚訝道：「天下怎有這般高才女子，可不令世上男人羞死。」便看了文，看念了，又念不忍釋手。張執如道：「蘇兄也看發了。」這三杯酒，難道不值還要推辭。蘇友白道：「若論這首詩，便是三百杯也該喫。只是小弟量窄，奈何。」王文卿道：「我看蘇兄玩之有味，必長打此。若和得一首出，便免了這三杯。」張執如笑道：「三杯酒不喫到本，做一首詩。」蘇兄難道這等果

了。蘇友白道：「小弟寔是學不得，如不得已，到情願杜撰幾句請教罷。」王文卿笑道：「何如我看蓮仙兄有十分詩興發作了，遂將筆硯移到蘇友白面前。蘇友白提起筆，蘸上墨，就在原稿上和韻一首道：

風家輕柔雨家時

根芽長就六朝枝

畫橋煙淡詩魂瘦

隋苑春憐舞影垂

別有恁藉

拖地黃金應自惜

漫天白雪為誰思

別有思致

流鶯若問情長短

請驗青上一樹絲

蘇友白寫完了，便遞與二人道：「勉強應教。」二兄休得見笑。二人看見蘇友白筆也不停，想也不想，便信手頃刻做完了。一首詩甚是驚駭，拿起讀了兩遍，雖不深知其味，念來却十分順口，不似自家的七扭八拗。因攔贊道：「蘇兄原來也是一個才子，可敬可敬。」蘇友白道：「小弟菲才獻醜，怎如得張兄金玉張靴，如道蘇兄不要太謙。小弟也是從來不肯輕易攔贊人的。這首詩果然和得敏捷，而妙蘇友白道：「張兄佳作已領。」

教過王兄妙句。還要求教。王文卿笑道。小弟今日詩
 興不發。只待明日見小姐。方做哩。蘇友白道。王兄原
 來這等有深意。但不知這小姐等間得見一面麼。王
 文卿道。兄要想他。一見也不難。只是那小姐才甚高。
 只怕兄這一首詩。還打他不動。兄若有興。再和得一
 首。小弟與張兄便同去見蘇友白。道。王兄不要失言。
 張執如道。王兄。竅是至誠君子。小弟可以保得。只要
 兄做得出。蘇友白。此時也有幾分酒興。又一心思想。

白小姐。便不禁詩思勃。提起筆來。又展開一幅箋
 紙。任意揮灑。不消半刻。早又和成一首新柳詩。遞與
 二人看。二人看見這等快當。都嚇呆了。口中不言。心
 下都暗想道。這纔是真正才子。細細展開一看。只見
 上寫着。

綠裏黃衣得正時。
 已添淡恨猶閒挂。
 嫩色陌頭應有悔。

天濼羞殺杏桃枝。
 拚斷柔魂不亂垂。
 畫眉總下豈無思。

如何不待春燕虎

葉上枝上自吐絲

二人讀完了便一齊拍案道好詩好詩真做得妙蘇友白道醉後放在何處挂齒那小姐若有可見之路還要仗二兄挈帶王文卿道這個一定到不曾請教的看兄不似這村裏人貴鄉何處因甚到此今寓在何處蘇友白道小弟就是金陵人欲往句容鎮有此句當因天色晚了借寓在前面觀音寺裏偶因步月幸遇二兄張軌如道原來就是金陵人隔不的數十

里之選原是同鄉今年御試還做得同年着哩因問道貴城中吳翰林諱瑤的兄相認麼蘇友白道是吳瑞庵了兄問他怎的張軌如道小弟以慕他高名意欲拜在他門下故此問及蘇友白道認是認得的只是與小弟有些不睦張軌如道却是為何蘇友白道他有个令愛要招小弟為婿小弟因見他人物中不肯應承故此不悅張軌如道原來如此王文卿道我就說兄是京城人物若是別方小郡縣那有這等

世中偏能為開地

高才兒既寫在觀音寺一黃妙了。明日好去同見小
 姐。蘇友白本待要明早到句容鎮上起了課。還趕到
 叔子船上。因聽說白小姐能教一見便把去的念
 頭丟在一邊。只管小姐長小姐短。在二人面前叮囑。
 二人也一心想着小姐。便也不覺厭煩。你一句我一
 句。到說得有興。又移了酒。到月下來喫。直喫得大家
 酩酊。方纔起身。王張二人直送出園門。蘇友白臨行
 又囑付道。明日之約千萬不可忘了。二人笑道。記得
 記得。三人別了。此時有三更時候。月色轉西。蘇友白
 照舊路回到寺中去睡。心下暗想道。我只道佳人難
 得。尋遍天涯。未必能有。不料纔走出門。便訪有下落。
 可謂三生有幸矣。又想道。訪便訪着。只恐明日未必
 能見。弄成一個虛相思。却將奈何。又想道。既有了人。
 便踏湯赴火。死在這裏。也要尋他一見。左思右想。直
 捱到五更時候。方纔睡去。正是。

情如野馬下長川。

美色無端又着鞭。

若要絲疆收得定。

除非花裏遇婵娟。

補完一段方不滿意

按○下○蘇○友○白○不○題○却○說○蘇○御○史○見○承○差○來○回○復○說○蘇
 友○白○隨○後○就○來○滿○心○歡○喜○不○多○時○又○見○行○李○來○了○隨
 分○付○家○人○道○晚○飯○且○不○要○拿○來○候○大○相○公○來○了○一○同
 喫○罷○直○等○到○點○燈○也○不○見○來○又○等○了○一○會○醮○樓○戍○鼓
 已○是○一○更○蘇○御○史○想○道○此○時○不○來○想○是○家○中○事○務○未
 曾○完○得○一○定○明○日○早○來○遂○自○家○喫○了○夜○飯○去○睡○到○次
 早○又○不○見○來○只○得○仍○叫○承○差○飛○馬○去○接○承○差○去○了○一

日○回○來○稟○道○小○的○到○大○相○公○家○裏○他○家○一○個○老○管○家
 說○道○昨○日○一○邊○行○李○出○門○一○邊○就○騎○馬○來○了○不○知○為
 何○不○到○蘇○御○史○聽○了○大○驚○因○想○道○莫○不○是○到○媽○娘○人
 家○去○了○因○叫○昨○日○送○行○李○的○家○人○來○問○道○你○相○公○開
 時○在○家○與○甚○人○往○來○莫○非○好○嫖○賭○麼○家○人○稟○道○相○公
 從○來○不○嫖○不○賭○開○時○只○愛○的○是○讀○書○透○着○花○朝○月○夕
 做○些○詩○詞○歌○賦○弄○幾○杯○酒○便○是○他○取○樂○的○事○了○舊○年
 還○與○兩○個○朋○友○往○來○近○因○點○退○了○秀○才○連○朋○友○往○來

的也稀疎。蘇御史道：你相公既肯讀書，又不嫖賭，為
 何到把秀才黜退？家人道：只為前日學院來考了一
 個案首，有一個鄉官家愛相公的才學，便要招相公
 為婿。相公不知何故，抵死不從。那鄉官惱了，竟與學
 院說知。不期那學院與鄉官恰是同年同門，連學院
 也惱起來，因以就把一個秀才白，弄吊了。蘇御史
 聽了，更嗟呀不已。又差人分頭各處找尋，直找尋了
 三四日，竟無踪跡。沒奈何，只得悵上開船而去。正是：

此輩今古歎多岐

失馬從來不易知

誰道貪花蜂與蝶

已隨春色到高枝

不知蘇友白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終

所
圖
書
印

